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茅琳

欽定四庫全書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十

藝文志十

歲銘

兗州歲

漢楊雄

悠悠濟河兗州之寓九河既導雷夏攸處草繇木條
漆絲締紉濟漯既通降丘宅土成湯五徙卒都於亳
盤庚北渡牧野是宅丁感雖雉祖乙納忠爰正厥事
遂緒高宗厥後陵遲顛覆湯緒西伯勘黎祖伊奔走

致天威命不恐不震婦言是用牝雞是晨三人既絀
武果伐殷牧野之擒豈能復耽甲子之朝豈復能笑
有國雖久必畏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歛歛
厥居為墟牧臣司克敢告執書

青州箴

漢揚雄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怪石羣水攸歸
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
厥土白墳在丘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銜

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既沒周室陵遲嗟茲天王
附命下土失其法度喪其文武收臣司青敢告執矩

徐州箴

漢揚雄

海岱伊淮東海是渚豫州之土邑於蕃宇大野既瀦
有羽有蒙孤桐蠙珠泗沂攸同降周任姜鎮於琅邪
姜姓絕苗田氏攸都事猶細微不慮不圖禍如丘山
本在萌芽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河隄謁者箴

漢崔瑗

伊昔鴻泉浩浩滔天有夏作空爰奠山川導河積石
鑿於龍門疏為砥柱率彼河澨大陸既礙播于北野
濟漯咸順沂泗從流江淮湯湯冀宅乃州濬畱濊濊
東歸於海九野孔安四隩不殆爰及周衰夏績陵遲
導非其導堙非其堙八野填淤水高民居湓溢滂汨
屢決金隄瓠子潺湲宣房作歌使臣司水敢告執河
縣令歲

唐
元結

古今所貴有土之官當其選授何嘗不難為其動靜

是人禍福為其噓喻作人寒燠煩則人怨猛則人懼
勿以賞罰因其喜怒太寬則慢豈能行令太簡則疎
難與為政既明且斷直焉無情清而且惠果然必行
或曰間由上官事不由我辭讓而去有何不可誰欲
字人贈君此箴豈獨書紳可以銘心

縣令箴

元
袞格根

咨爾多士各司厥官政不欲猛刑不欲寬寬則人慢
猛則人殘寬則不濟猛則不安小惡勿為涓流成池

片言可用毫末至著禍既有胎德豈無自鏡不自照
祇能鑑物人不自知從諫弗弗愆不可縱貨不可黷
黷貨生災縱愆禍速勿輕小人蜂蠱有毒勿輕小道
大車可覆無謂剛可長長剛者亡無謂柔可履履柔
者恥剛強有時柔弱有宜時宜克念願在深思不怨
而明不如不明不通而清不如不清毋為惡行毋逆
善名保此中道無有不成過客箴士冀申同情如山
之重如水之清如石之堅如松之貞如劍之利如鏡

之明如弦之直如秤之平

天柱山銘

南北朝 鄭道昭

孤峯秀峙高冠霄星實曰天柱鎮帶萊城懸崖萬仞
峻極霞亭據日開月麗景流精朝暉宕室夕曜松青
九仙儀彩餘用栖形龍遊鳳集斯處斯寧淵緜窮想
照燭空溟道暢時乘葉光幽明雲門煙石登之長生

天柱山銘

南北朝 鄭述祖

巖巖岱宗魯邦仍其致祭奕奕梁山韓國以之作鎮

蓋由拳石吐雲坤靈布雨五嶽三望六宗九獻祈禱
斯應禮秩攸明天柱山者即魏故通直散騎常侍中
書侍郎國子祭酒祕書監青光相三州刺史先君文
恭之所題目南臨巨海北眺滄溟西帶長河東瞻大
壑斜嶺蓋天層峯隱日尋十洲於掌內總六合於眼
中文鯤自此經停精衛因其止息始皇遊而不返武
帝過以長留豈只峨眉鳥翅二別兩散對談大小共
叙優劣者耶公稟氣辰象合靈川嶽禮儀以成規矩

仁智用為樞機自結衣冠譽草履傳聲組綬相輝貂
冕交映至於愛山樂道之風孝敬仁慈之德張良崔
廓未足云擬文光夏甫曷以能加魏永平三年朝議
以此州俗關南楚境號東齊田單奮武之鄉酈其逞
辯之地民猷鄙薄風物陵遲詢茲保乂非公勿許及
驅騶御下字衆理物羣情款密庶類允諧變此撓夸
之俗侔彼禮樂之邦懋績布在歌謠鴻範宣諸史策
公久渴粉榆緬懷桑梓同升隴而泗泣類陟岵以興

嗟於此東峯之陽仰述皇祖魏故中書令祕書監兗
州刺史文貞之狀鐫碑一首於峯之東石室之內復
致其銘愚忝舊德歷構前基秉笏相門策名天府出
入舊邸陪從帷幄凡諸身歷瀛趙滄冀懷及克光行
正十州刺史北豫州大中正三登常伯再履納言光
祿太常頻居其任揣分庸劣其階至此宜是遺薪妄
委餘慶濫鍾何曾不想樹嗟風瞻天媿日猥當今役
闕
迹此藩敢慕楹書仰宣庭誨其詞曰高高峻極太

華削成祈望諸素禋禱羣經崇哉天柱迴出孤亭地
險樹廉藉此為名赫矣先公道深義富如桂之馨如
蘭之茂尊親愛君存交賞舊翻屬愚後實慚堂構天
統元年五月十八日

家廟碑銘

唐顏真卿

系我宗邦顏公子封鄆魯附庸亞孔聖浴沂風刺青
徐給事中護營柳渡江楓侍兄疾感虵童鄰火斷珥
貂重施七葉傳孝恭武騎都尉司從便尺牘繼魚蟲

慟君難憤而終咨記室游湘東嗟御正稟移忠衆黃
門擅文雄三昭長事東宮四穆叔史牢寵褒華州詰
川通小秘書盛名鴻維太保文翰工蒞畿赤五褒崇
登望苑友桂叢三超贈保儲躬流光盛廟貌融永不
祧垂無窮

陋巷銘

唐陸龜蒙

魯國千乘豈無康達傳載陋巷以顏居之鄙委側僻
樞桑覆茨簞瓢屢空其樂怡怡聖人之言終日不違

易贊獨入云顏庶幾門直大道堂如暈飛梁尚在御
狼貪豕肥陋巷相去不其遠而我實狂狷蓬蒿所宜
勒于柴荆賢哉是思

顏樂亭銘

宋程灝

天之生民是為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
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
萬世心目破昏為醒周爰闕里惟賢舊址巷汙以榛
井堙而圯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

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賈善論發帑出金巷治以闢
井渫而深清泉澤物嘉木成蔭載基載落亭曰顏樂
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學百世之下
顏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
木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魯壁銘

宋 王禹偁

在天成象壁星主文聖人藏書所以順乎天也噫乾
坤不可以久否故交之以泰日月不可以久晦又繼

之以明文籍不可以久廢亦受之以興我夫子當周
之衰則否屬魯之亂則晦及秦之暴則廢遇漢之王
則興其廢也賴斯壁而藏之其興也自斯壁而發之
矧乎三墳言天道也述於君則堯舜禹湯文武之業
備矣述於臣則皋陶稷契伊呂之功盡矣濟乎世則
六府修矣化乎人則五教立矣向使不藏魯壁盡委
秦坑焰飛聖言灰竭帝道則後之為君者不聞堯舜
禪讓之德禹湯征代之功文武憲章之典將欲化民

不亦難乎後之為臣者又不聞皋之述九德夔之諧
八音稷之播百穀契之遜五品伊之翊贊呂之征伐
復欲致君不亦難乎世不知六府則無火食之人卉
服之衆與夷狄攸同矣人不知五教則忘父子之慈
孝兄弟之友恭與鳥獸無別矣欲見熙熙之國政平
平之王道不亦遠乎嗚呼金有蠃玉有櫝防之以關
鍵固之以緘滕人必有竊而求之者蓋重利也斯壁
藏君臣之道父子之教人無求而行之者蓋輕義也

天恐壞斯壁毀斯文命恭王以壞之伏生以誦之使
天下皎然知上古之道其大矣哉銘曰據山高兮為
秦城鑿池深兮為秦坑城之高兮胡先壞池之深兮
胡先平伊斯壁兮藏家書歷秦亂兮猶不傾壞之者
恭王誦之者伏生發典謨訓誥之義振金石絲竹之
聲如天地兮否而復泰如日月兮晦而復明秦之焚
兮未盡我不為燼秦之坑兮未得爾滅其國江海涸
竭乾坤傾側唯斯文兮用之不息

擊蛇笏銘

宋石介

天地至大有邪氣干於其間為凶暴為殘賊聽其肆
行如天地卵育之而莫禦也人生最靈或異類出於
其表為妖怪信其異端如人蔽覆之而莫露也祥符
某年寧州天慶觀真武像下有蛇妖極怪異郡刺史
日兩至於其庭朝焉人以為龍舉州之人內外遠近
罔不駭奔於門以觀恭莊肅祇無敢怠者今龍圖待
制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於其庭公曰明

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亦誣乎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以手板擊其首遂斃於前則無異焉郡刺史暨州內外遠近庶民昭然若發蒙見青天覩白日故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彌亘億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為指佞草在魯為孔子誅少正卯刀在齊為太史簡在晉為董狐筆在漢武帝朝為東方

朔戟在成帝朝為朱雲劍在東漢為張綱輪在唐為
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為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為
公擊蛇笏故佞人去堯德聰少正卯戮孔法舉罪趙
盾晉人懼辟崔子齊刑明距董偃折張禹劾梁冀漢
室又佛老微聖德行鱷魚徙潮患息朱泚傷唐朝振
怪蛇死妖氣散意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笏
豈徒斃一蛇而已軒陛之下有罔其君先意順旨者
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惡違法亂緒者

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
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者去廟堂
之上無邪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任
一蛇公以笏為任笏得公而用公方為朝廷正人笏
方為公之良器敢稱德於公作笏銘曰至正之氣天
地則有人惟靈物笏乃能受笏之為物純剛正直公
為正人公乃能得笏之任公能破淫妖公之在朝讒
人乃消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亡斯笏不藏惟

公寶之烈烈其光

杏壇銘

金 高德裔

周室下衰王綱解紐非大聖人狂瀾莫救天挺夫子
生民未有立言範世木舌金口三千之徒義由此受
我瞻遺壇實為教首萬代護持天長地久

瓶城齋銘

元 閻 復

利欲之兵或隳吾城操厲之機或發吾瓶墨其守不
若修仁義之干櫓金其絨不若駕聖賢之說鈴若然

則城何懼於脫扃瓶何患乎建瓴哉

寧陽縣孝門銘

并序

元
王思誠

濟寧之寧陽縣上所部儒士王治孝行曰治幼好學
長出贅暇必歸省其親妻亦時往拜候執婦道及父
卒旦夕臨墓者百日衣衰麻絕葷酒塊伏外氏客亭
不入私室以終喪迨出舍昆弟破其家產存者宅圃
而已治執麻樹桑授徒以養母雞鳴出采薪旦歸課
講每食必親饋定省溫清出告反面一以禮不苟母

誕辰至將具酒殽憂無資早起啓戶見棄物在道縮
身闔戶伺之良久無人焉迫視之得米一囊鈔若干
緡即以壽其母或者以為天賜出獲瓜果必包篚捧
行憇則盥而後持嘗得魚數尾家遼暑盛恐餒則熟
以歸獻歲饑糴負百里外妻脫簪珥以易米故鄰里
藜藿不克母獨足粒食母疽發妻吮之目盲飮之皆
良已至大間大疫母亦染之治減食色憂調嘗湯藥
衣履不解病篤醫云汗苦則差甘則不可為也妻取

嘗極苦病果愈後旬日病復作而卒治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哭踊絕而後蘇貧不克塋殯于堂居倚廬毀骨立寒不繇暑不扇冬大雪擁廬妻母為絮衣使其子覆其身去輒徹之心痛弗堪藥宜以酒下竟弗用以薑漬易之既大祥僦工伐伏山石為椁山違家幾一舍晨往督視暮還其次妻往饁之足趺流血徹襪履墮用灰隔外周築以石屑封高數尺起塋垣蔭林柏皆躬為雖子欲代弗許構祠作主時祭如事生以

母在時嗜豕肺肝忌辰必以獻鄉人嘉其孝將列狀
上之治艷然曰此子職也何煩公為遂止乃相與號
曰孝恭處士治既沒鄉人竟上于縣憲司覆察中書
命仍其號旌其居曰孝子於是孝子子國輔國弼國
佐相謂曰木久則朽圖悠永莫石若迺琢石為其雙
表大書孝子之門又礱石為碣俾郡人翰林待制王
思誠為叙其辭而刻之乃係以銘銘曰大哉孝乎惟
行之原地義天經而人是遵懿茲孝子厥德朏朏居

貧嗜學出贅求婚父捐館舍墓臨十旬三載弗內比
于外姻來歸養母翁于弟昆授徒典校以薪以耘道
拾囊米或以鈔緡佳果異味供饋必親庭戶雍睦人
無間言既勤定省亦謹清溫母喪居廬啜粥絕葷不
繇不扇以卒寒暄伐石為椁捧土起墳手蒔松柏躬
築墓垣底裏窀穸情事用伸亦有孝婦克尸饗殮吮
疽銍目誠格于神夫婦協德風動里鄰惟昔大舜諧
若傲囂宣尼教曾五孝以分既稱孟莊又贊子騫矧

是魯邦聖澤猶存曰若孝子篤尊攸聞有終有始惟
和惟純間師獻書乃旌厥門桓桓雙表實維貞珉太
史作詩永播其芬

潔軒銘

元張翥

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世之人至
獻酬交錯男女雜坐因狂樂而隳正體誠可譏議者
若元德秀病酒終身不識女色豈非天下真丈夫哉
玉牒子駿之為尹博平也正色率下笑語有時既為

萊衣之堂以侍養開軒與僚友時會其中榜曰潔軒
以不好德為戒焉是固有祿位者之範也銘曰才如
宋玉不顧東隣君子室慙以守其真醉而不出主人
留髡遺簪墮珥正禮何存王孫僚友恥壘莫尊同醉
而醒作玉雪也

尊經閣銘

元張起巖

惟人與物同具此形物得其氣之偏人得其氣之霸
曰霸伊何萬物是生一為所見之或蔽則私欲馳騁

而無極聖人出而是正敷天倫之敘昭垂乎六經所以為百王之觀法為萬世之儀型賢哉張公尹茲山城構傑閣於泮水揭尊經以為名考其命名之本意信乎見道遠而燭理明想其文化流行洽於民情禮讓之風以興絃歌之聲日聽力行乎正途而不倦心醉乎至理而不醒日新又新之無已可不謂明德之維馨若然則公之化斯民也庶幾三年之有成彼其衍智能之末技聚黃金而滿籩斷喪本心之善能不

抱媿而過斯庭噫池開偃月樓高摘星在一時為觀
美曾不遺千載之餘腥金山可傾閣不可傾金山可
平基不可平壯吾道之元氣至萬世而崢嶸青青子
衿於焉研精來遊來歌請觀斯銘

聖槽銘

元張顓

茲槽之幹高參於天茲槽之根深及於泉是為手植
自古有傳去聖伊何曰歲二千氣芬而遠色殷而堅
誰謂崑岡良玉以瘠誰謂斧斨美茹以連嘉種載衍

有芽其卷茁乎覽間東廡之偏乃徙故處全其天然
孔氏以興矢言有焉粵若三祀葱葱芊芊聖道以緒
聖澤以延肫肫其仁淵淵其淵自今以始於億萬年

思聖堂銘

元 王積翁

光嶽儲精尼山毓聖兩儀立心羣黎立命中都雲平
汶河月瑩百王興思萬代起敬惟聖與凡相去一問
君子中庸小人則反精一難持微危易轉思則得之
弗思彌遠再思謹思貴乎思誠克已復禮為仁乃精

實踐工夫徹上徹下徒思無益不如學也

重修孝源泉銘

元劉傑

莒太平崗山水擢秀之地有醴泉厥名孝源唐貞元
時尚峙孝子孫既廬墓感應碑字跡剝落不能盡曉
略可曉者曰唐樂安縣孫既字公侯厥考應乾明皇
天寶末會安史之亂為驍騎都尉戮力破賊屢有戰
功既其子也既幼喪父長喪母哀戚甚廬墓之久髮
墮膚垢毀瘵骨立公之純孝稟受自天非學而飭之

也俄有醴泉湧於墓側天地降祥以彰有德豈偶然哉大名知事劉純莒之好事者來告予曰吾家柘山之陽有古泉曰孝源色瑩如玉味甘如醴流溢不竭東合浯水入於海至正元年山東大旱赤地千里河海流涸惟是泉不舍晝夜心甚異之因與耆老李信數十人禱於泉側少焉雙鯉躍出久之方沒衆咸以爲異是夕大雨平地尺許苗皆勃然而興歲則大熟泉惟孫氏孝親所感孫氏之精氣靈寃宜乎在矣生

為子盡孝沒為神惠民其事可傳千古請勒之石昭
示來許銘曰倬彼東井在天孔昭靈液不洩醴泉期
濂泉水有此厥應孝子天鑒斯徵人倫之紀慎終之
極允惟信史沒世不忘克禋克祀歲若大旱乃作霖
雨民用乂安厥施斯普

金絲堂銘

明
李東陽

惟孔有宅曰惟聖門魯共何人欲壞更存維壁有書
四代之文惟堂有聲八音是聞此事茫昧書則真有

有堂截新宅固其舊聞樂知德斯言已久金絲在焉
名不可朽昔堂在東今堂在西欲究厥初視我銘詩

建顏神鎮城碑銘

明
王世貞

世貞不佞既已城顏神則諸父老走李先生文記之
而李先生雅善余故於文稱稍過非常不佞中丞公
侍御公之教也與二三大夫士之謀也余烏敢雍容
而坐顓之余不佞又惡敢雍容而顓諸父老之力以
為已功諸父老從子弟蒿萊其畝日夜胼胝將事矣

即因材於山高下陂陀減省它費十之八九而寧無
一二酒漿飯炊之費以勤諸父老二三大夫士瓜分
版築杖馬箠而人策之亦既勞止華路藍縷以啓茲
城拮据忉忉實惟二三大夫士與諸父老共其何不
佞之有不佞則竊復隱虞焉為諸父老城顏神者城
之已耶將縣之也城之而前使者以萬計嚙囁旁喝
迄靡敢動今不旋踵而告成事諸父老業已受賦二
百里外不勝其煩以為附庸即百雉之崇易易若是

規而縣之則不可縣之將為若置令若丞掾役毛供
齟人於衽席間哉而割三邑之膏壤使其民與諸父
老竝削而獎策大左不取也語云見已然不能見將
然即令今決城縣利害與他日身所受本末歧異矣
然未可箸數而舌析姑以明余志耳余不佞敢遂藉
二三大夫士暨諸父老子弟姓名系之碑陰而傳以
銘銘曰顏姜之山厥陽瀉鹵夾谷造天綰轂其口萊
新西控淄益東走五民居之匪利南畝作為奇萊即

山而取盜鑄椎埋韋跗昧首矛鈴日尋何戎不莽唯
余小子睥目靡穀本之不探而末是矚厲我父老以
勤版築雉野罄室壺簞道屬唯茲父老藩屏是篤石
城戕戕我可以礪鏃危岡冠領腴泉滋腹在易有言設
險守邦衛以武師周以崇墉遏軋亂萌毋使蔓張毋
若安之薄征厚藏刃鍛鈎喙杜矢大槍銷為鋤耰趣
而農桑比屋興讓遵彼周行收臣罪言敢告職方

孟廟承聖門銘

明 郝幼學

鄒國公廟承聖門者知縣崑山王璧所作也廟徙在
宋元季燬于兵火國朝崇尚明教前令桂孟旣修廟
洪武十一年十月立是門而規制始稱

門高二丈四尺廣九丈深

三丈六尺凡五楹重簷券門三

其辭曰承聖之門將將翼翼由義之

路居仁之宅於惟鄒公功配神禹繼周紹孔為世作
矩知言養氣仁義性善尊王黜霸予豈好辯盛德孔
彰廟食斯堂學徒誦誦絃歌洋洋出入是門希賢希
聖是則是儆夙夜虔敬繼今首之勿崩勿騫凡百君

子有考斯編

張秋地平日晷銘

明
李之藻

天渾地冲帝德埏埴赤紘中劃光道錯織磨儀密移
縣象罔忒宵晝永短相彼辰極南北高下里移度草
海表儋崖十五極側六十二度地距鐵勒神京仰睨
出地四十三十五半張秋所得極偃赤印極高赤道
寸絜銖分晷固殊則東西共緯同算交食皇輿萬里
覆矩足測重差勾股大較可得神明會通洞極玄樞

爰考地平以造景式建髀協度斲石縷泐面午負子
水準槲植二寸四分表體變適貫地中天斷景剔墨
髀弦斜倚兩極攸植遙矩迴射春秋分絨厥絨應絃
餘乃漸曲二十四氣同宮異洫七衡六間倍合歲德
升沈之景微剖辰刺衡若弓張縱則矢直縱辰橫氣
散互九戩繩繩井井未分厥域孰倪進退孰辨啓昃
微乎表銳視厥影色差或毫釐謬以千億必謹護持
勿俾蠹蝕昔用土圭得午瞬息靡如茲憲四序咸秩

司南可指歷候乃識匪窮玄誕敬時是飭河臣師禹
寸陰務嗇因地承天荒度孔亟無或悠悠以忝帝力
銘此貞珉敢告有職

百忍堂銘為張士鳳作

士鳳浙之蕭山人流寓濟南敦善不倦克守家訓以

百忍名堂
銘以貽之

國朝
趙國麟

粵稽忍性孟氏之傳人心惟危匪忍曷捐矧在倫紀
親遜為先恩明誼美何道能然忍其後起天屬乃全
忍其旁驚人合斯專始尚強制繼益勉旃忍之又忍

久而化焉張公百忍義問昭宣君其苗裔力行克堅
名斯堂構貽厥曾玄曰占餘慶介祉繇繇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十

欽定四庫全書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十一

藝文志十一論

樂志論

漢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場
圃築前果園植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
息四體之役養親有魚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
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

之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泉追涼風釣遊鯉弋高
鴻風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
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
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
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
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
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顏子論

魏
高貴鄉公

心不違仁行無二過用行舍藏與同進退聽承聖言
罔有不喻叙之於易以章殊異死則悲慟謂天喪已
所以慇懃至於此者聖人嘉美良才之効也設使天
假之年後孔子沒焉知其不光明聖道闡揚師業有
卓爾之美乎百慮之所得愚者有焉願後之君子詳
覽之焉爾

釋時論

晉王沉

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汙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

出自洹寒之谷過而問途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為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趨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其人不如其已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韋索而佩朱韞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何恤而無祿惟先生告我途之

速也大人曰嗚呼子聞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安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于縱橫之世賢智顯於霸王之初當厄難則騁權譎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道以暢摠則是袞龍出于縕袍卿相起于匹夫故有朝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世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寧羣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禿腐骨

不簡蚩儔多士豐于貴族爵命不出閨庭四門穆穆
綜襦是盈仍叔之子皆為老成賤有常辱貴有常榮
肉食繼踵于華屋疏飯襲跡于耨耕談名位者以諂
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至乃空囂者以呿噉
為雅量璫慧者以淺利為鎗鎗晦胎者以無檢為宏
曠儻垢者以守意為堅貞嘲哮者以麤獷為高亮韞
蠢者以色厚為篤誠庵婁者以博約為通濟眊眊者
以難入為凝清拉答者有沈重之譽噍閃者得清勦

之聲嗴嗁怯畏于謙讓聞葺勇敢于鬻諍斯皆寒素
之死病榮達之嘉名凡茲流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
責人必急于已恒寬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
眼固嚮而遠視鼻顰亂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
教蔑道素懾吁權門心以利傾智以勢昏姻黨相扇
毀譽交紛當局迷於所受聽採惑於所聞京邑翼翼
羣士千億奔去集門求官買職童僕闕其車乘閤寺
相其服飾親客陰參於靖室疏賓徙倚于門側時因

接見矜已厲色心懷內在外詐剛直譚道義謂之俗
生論政刑以為鄙極高會曲宴惟言遷除消息官無
大小問是誰力今以子孤寒懷真抱素志凌雲霄偶
景獨步直順常道闕津難渡欲騁韓盧時無狡兔衆
塗圯塞投足何措于是冰子乃釋然悟曰富貴人之
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僕少長於孔顏之門久處於清
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共遮錮敬承明誨服我初素彈
琴咏曲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轂滅族呂

霍哀吟朝榮夕滅旦飛暮沈眎周道師巢由德林豐
屋部家易著明箴人薄位尊積罰難任三郤尸晉宋
華咎深投局正幅實獲我心

廣絕交論

梁劉峻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人曰
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
風起故網緼相感霧湧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
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

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墳簾聖賢以此
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鐘鼎若乃匠人輟成
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
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烟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
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彞叙粵謨訓捶直切絕交遊
比黔首以鷹鷂嬾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
主人忻然而笑曰客所謂撫弦徽音未達燥濕變響
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

驤螭屈從道污隆日月聯璧贊疊疊之弘致雲飛電
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
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至夫組織仁義
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
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
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颺
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
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

駭然則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
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漱興
雲雨呼喻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靡
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
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隨膽抽腸約同要離焚
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
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
里閭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

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鳬躍颯沓鱗萃分雁鷺之稻
梁霑玉笋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
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
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藉甚縉紳羨其登仙加
以顙頤蹙額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
辯叙溫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
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于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
道不挂于通人聲未遁于雲閣攀其麟翼丐其餘論

附駟驥之旄端軼歸鴻于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
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懼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
涸而响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輟河上之悲
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于湫隘刎
頸起于苦蓋是以伍員濯漑于宰嚭張王撫翼于陳
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
權衡秉纖縵衡所以揣其輕重縵所以屬其氣息若
衡不能舉縵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

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
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鎔銖續微
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
之巨猾皆為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
脂膏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苞苴
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
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于闐闐
林回喻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

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
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
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
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
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
一釁也難固易攜仇訟所聚二釁也名陷譽喪貞介
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
王丹威子以櫝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

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風昭民譽道
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
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
眉抵掌雌黃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
輳衣裳雲合輜輶擊轡坐客恒滿蹈其閭闔若升闕
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至于顧盼增其倍
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
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

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
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
大海之南寄命瘡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
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邵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
艱巖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嶮絕是以耿介之士
疾其若斯裂裳裹足弃之長蘆獨立高山之頂歡與
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零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王蠋論

宋
秦觀

古之人有不去商紂之虜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為仁孟子稱為聖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憂創身戮尸之患以求進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為仁孟子稱為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將軍之印不羨萬家之封引身即死以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王蠋無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

附於伯夷比干焉學者亦不可不道也當燕人之破齊齊王之走莒也臨淄之地汶篁之疆為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腰黃金結紫綬論議人主之前者一旦狼顧鳥竄分散四出不逃而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為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是時王蠋齊之布衣也積仁累行退耕於野口未嘗食君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蠋以為生於齊國世為齊民則當死於齊君乃奮身守大節守區區之畫邑以待燕人燕人亦為

之却三十里不敢近其後燕將畏蠋之賢念蠋之在
而齊卒不滅也數為甘言啗之曰我將以子為將封
子以萬家不者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
更二夫國亡矣蠋尚何存今劫之以兵誘之以將是
助桀為暴也與其無義而生固不若烹乃經其頭於
木枝自奮絕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
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於是乃
相與迎襄王於莒而齊之殘黎始感義發奮閉城堅

守人人莫肯下燕者故莒即墨得數載不亡而田單卒因其民心奮其智謀却數萬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始余讀記至此未嘗不為蠋廢書而泣以謂推蠋之志足以無憾於天無忤於人無欺於伯夷比干之事太史公當特書之屢書之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奈何反不為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微見於田單之傳尾使蠋之名僅存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夫聶政荆卿匹徒能瞋目攘臂

奮然不顧以報一言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讎而懷
匕首鐵椎白日殺人以喪七尺之軀者太史公猶
以其有義也而為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
之曰壯士蘓秦張儀陳軫犀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
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為楚卿暮為秦相不以憚於心
太史公猶以其善說也而為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
亦從而服之曰奇材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刑名之
學也猶以原道德附之老聃淳于髡騶衍田駢慎到

接子環駟與之徒迂濶之士也猶以為多事而附之
孟子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蠅之事者獨不當傳之
以附於伯夷之後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意在
於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不
作矣後世愚夫愚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
秋況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乎此予所以
為太史公惜也

樊噲論

明
高 啟

樊噲武夫也嘗攜劍摧鋒從沛公以芒屨墮害人所
壯之者不過以其能脫戲下之急爾余竊以噲有可
賢者焉初沛公之入咸陽也見秦之宮室帷帳寶貨
婦女欲留居之因噲之諫遂遷屯霸上不然則逸欲
遽生蹈亡秦之覆轍何以慰父老之心起范增之畏
而解項籍之怒乎恐漢之為漢未可知也史言當時
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
藏之觀噲之能諫上則其不為是可知矣及高帝既

老嘗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羣臣何雖為相亦
莫知為計也噲排閤而入見上獨枕一宦者卧因流
涕以片言悟之其憂深慮遠有可為大臣者矣豈絳
灌等比耶而或者乃以帝嘗欲殺噲恐百歲後呂氏
叛也嗟乎噲起屠狗以至封侯亦足矣況其賢如是
乎且帝素少恩又何有于一噲論者誠刻矣哉

齊王蠋忠臣烈女論

國朝 王士俊

燕將樂毅既破齊聞王蠋賢將封以萬家蠋曰忠臣

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遂自經死嗚呼是言也足以揶揄乾坤爭光日月矣蓋臣之於君婦之於夫猶人之於天也臣以君為天婦以夫為天天一而已豈有二天乎且夫所謂天者豈在蒼蒼形氣之間哉即所謂理也理一而已豈有二理乎此人禽之介亘古彌今不得而動搖者也是以堂廡之上當其常也則為臯夔稷契當其變也即為伯夷叔齊閨房之內當其常也則為雞鳴昧旦當其變也即為中河柏舟由

人情而論豈不樂為臯夔稷契之臣雞鳴昧旦之婦
哉至於登西山以窮餓呼天只以自哀四顧茫茫雲
愁風慘天地為之悽悲鬼神為之墮淚忠臣烈女固
大有不得已於懷者然而斷頸絕脰刳腸裂肢視之
如飴豈有他哉權衡於是非之途而置榮辱死生於
不問也自王蠋建此兩言齊之士大夫聞之各矍然
起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
遂求王子法章立之而齊以復興則此兩言感動社

稷可存山河不改其所關係賢於十萬之師傳之至
今凜凜有生氣豈慮顛倒歟吾嘗謂齊之似興而實
亡也亡於管仲謂其忘君事仇不知忠臣烈女之節
也齊之既亡而復興也興於王蠋謂其矢死靡他堅
守忠臣烈女之節也嗚乎此固不可與功利富貴之
士論矣至臣委贄而致身女結褵而從一在男則盡
臣耳在女則盡婦耳忠臣烈女史不多覲固以處常
之時多處變之時少也然而此心豈畫於常變哉伯

夷叔齊即臯夔稷契為之中河柏舟即雞鳴昧旦決
之倘安常處順之時賡歌揚拜一念涉於欺詐不可
以質神明琴瑟唱隨一事稍違敬戒不可以對夫子
君子即以二心之臣失行之婦律之矣何也兵莫慘
於志而人莫不感於誠未聞存亡斷續之心可以居
理戲豫馳驅之志可以對天也余深有感於王蠋兩
言故備論之如此

王蠋後論

王士俊

余既作王蠋論以見忠臣烈女之兩言攸關如是其鉅也復讀宋秦少游論以史記不為蠋立傳而責備之而咨嗟太息之嗚呼少游之意良厚矣然吾特怪其視史記太重而不知王蠋之無待史記以傳且於忠臣烈女之兩言猶以尋常之崇論閎議目之也何也人之待史以傳者必其人在可傳可不傳之間也言之待史以傳者必其言之因傳以顯因不傳而晦也若王蠋何如哉其所傳之兩言何如哉夫所謂忠

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斯道也斯人也在天為
日星在地為川嶽在人為布帛菽粟不依形而立不
恃力而行不因品題而烜赫不因寂寞而沈寢其於
史冊也何有今試有人焉斷斷而爭之曰天之日星
地之川嶽人之布帛菽粟幸見之傳記播之詠歌故
人知有日星川嶽布帛菽粟也雖三尺童子聞之莫
不掩口而笑矣何也其所恃者不在此區區也少游
之言曰伯夷比干得孔孟稱之王蠋無孔孟之稱而

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焉嗚呼其亦不知王
蠋矣且亦不知伯夷比干矣夫伯夷比干之為聖為
賢為仁雖因孔孟而論定然使孔孟或不之及而後
世豈遂朦朦昧昧不知有伯夷比干兩人與抑猶有
知其為聖為賢為仁者與夫天地大矣古今遠矣聖
賢豈能一一求而論之如銓曹之除目市櫃之日歷
纖悉不遺者耶知伯夷比干之不遇孔孟而亦傳是
王蠋之不藉史記以傳也彰彰矣且夫史記之失實

亦已多矣班固譏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由斯以觀後人之尊史記固以文章高潔竒妙耳非謂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謂足以繼春秋也其不必以史記求王蠋可知也伯夷比干雖孔孟猶不恃而王蠋反恃失實之史記乎哉就令史記傳之為之表其功揚其節且於忠臣烈女兩言淋漓唱嘆傳示萬禩而後世之

敬王蠋式王蠋讀是兩言振觸欲泣永矢弗諼如仰
日星瞻川嶽服食布帛菽粟者果能有銖黍之加乎
今日也哉不能為加而又何能為損乎哉不然如少
游所謂荆軻聶政則史記有傳矣蘓秦張儀則史記
有傳矣韓非申不害之徒則史記有傳矣而後之君
子其遂重羨荆軻聶政蘓秦張儀韓非申不害之徒
以彼忿激之舉縱橫之術刑名之學為千古不可少
之人千古不可無之事乎哉吾知其必不爾也故曰

其視史記太重也且二十一史之中善學史記者莫如歐陽公五代史然五代史之不為韓通立傳也猶史記之不為王蠋立傳也後世但病歐陽公之失耳若韓瞪眼忠烈彪炳又何嘗不嘖嘖人口然則人固自有可傳矣史云乎哉蓋少游用意良厚文亦清辨特以論史法則可以之論王蠋則所謂惋惜太過而其人真反不出也以余揆之直謂天理所以常存人心所以不死全在乎此誠不藉文字以為顯晦故

復論之以補前說所不及云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十二

藝文志十二議

共皇立廟議

漢師丹

前師丹議制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分
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
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
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

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制吏昭於
太皇非所以明尊卑無二上之義也后定陶共皇謚
議已前定議不得復改祖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
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
者為子之故為所後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月尊
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皇立
後奉承祭祀今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
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特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

之祀義不復奉定陶共皇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親盡尚毀不正之祀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明堂議

唐顏師古

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簡牘全文莫覩肇起黃帝降及有虞彌歷夏殷迄於周代各立名號別創規模衆說舛駁互執所見巨儒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斷究其指要實布政之宮徒以戰國縱橫典

籍廢棄暴秦酷烈經禮湮亡今之所存傳記雜說用
為準的實亦無昧然周書之叙明堂紀其四面則有
應門雉門據此一塗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
章玄堂太廟及左个右个與四時之次相用則路寢
之義足為明證文王居明堂篇帶以弓韞禮于高禴
九門磔攘以禦疾疫置梁陰道以利農夫令國有酒
以合三族凡一事等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為皆在
路寢者也戴禮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

斧扆南嚮而立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即大寢也亦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徵知非別處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復稱文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為矛盾原夫負扆受朝常居出入既在臯庫之內亦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武有懷創造詢於搢紳言論紛然終無定據乃立於汶水之上而宗

祀焉明其不拘遠近亦無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創孔牢等乃以為明堂辟雍太學其實一也而有三名金哀等又稱經傳無文不能分別同異中興之後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元則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景已之地潁客釋例亦云明堂太廟比有八名其體一也苟立同異竟為巧說並出乎曾懷曾無師祖審夫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草創從宜質

文遞變旌旗冠冕今古不同律度權衡前後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宜尼彛則尚或補漏況鄭氏臆說淳于謏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愚謂不出墉雉邇接宮闈實允事宜諒無所惑但當上尊天旨祇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貽範於來葉區區碎議皆略而不論

魯議

唐
高郢

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致成王康王追思其德命魯

侯代祀之以天子禮樂魯君得乘大輅建大常外祭
郊社內祭嘗禘虞夏商周之服器與官兼而用之以
廣魯於天下郢竊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尊卑貴賤
待禮而別豐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過賜非禮
也魯君受賜亦非禮也何則郢聞有位而後有典禮
仲尼不臣門人非君也季札不嗣吳爵非長也周公
不王而以禮樂王者是以非禮誣周公也設誣周公
以非禮謂昊天上帝亦可誣乎奈何使魯人郊昔孔

子憤歎於衰周而欲求禮於魯及覩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用天子禮樂者本以郊上帝既非聲名文物之不當用可知矣又恐來者以杞宋用王禮為比因言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杞宋二王後得守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邪猶懼其未明又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嘏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定分也夫子之言昭昭如

揭日月而學者或以為事更聖人未聞可否難措辭
於魯議者於譙默之道則可矣於發揮之義恐未盡
也詩曰邇之教矣人胥攸矣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
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設太廟歌雍徹嗟乎
禮之不早辨也如此古者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
禮從子不得從其父晉應武王之穆得用備物享武
王乎若享非禮之褒是周公不得為聖也如其不享
是成康祇以王者禮樂餒周公於魯矣安在其廣乎

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佐商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崇
異伊尹不過號為保衡至於沃丁太戊亦不加以王
禮或謂周公叔父也於伊尹而為親故尊而異之夫
太伯太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於王季王季得之以
傳祚於文武故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
武王克紂追王太王王季文王而不追王泰伯豈武
王忌泰伯之德而不親乎蓋以等威之情名分之別
為萬代之準不為一人私也夫人情無常以禮為常

以理從情動則有悖且如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毀大凡繼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至於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隨其私而況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大典獨私於周公乎周公有大勲於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秬鬯圭瓚以賜之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恃以為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於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僭其君入陷其

父乎若周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不克負荷
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哀不亦宜乎

孫奭謚議

宋 宋 初

僕射清明莊重體柔而用健煬和吸精儲為英華在
布衣常帶有深沈不器之韻紱玦彈冠賓於王門是
時宋興四十餘歲天子尚文嚮學開太平之原新植
髦士充布臺閣而未有卓然以儒名家僕射由經生
博貫前載乃以詩之多識書之知遠易之暢而隱春

秋之婉而微禮之肅雍樂之易良參勤講授為薦紳
倡始執據聖道洮汰羣疑斗杓所建遂成寒暑珎璜
所觸自然宮徵歷官上庠居為時宗既而籍內禁閣
踐諫省駁曹之任入進其軌出詭其辭批鱗罔憚職
衮無闕在寒王臣匪躬在說命朝夕納誨惟僕射舉
之愛莫助之屬今上濬明厥初物色舊老實膺丹書
之問進對華光之塗用階告猷式克濟聖桓榮稽古
寬中眇倫惟僕射有之是以似之及宸幄歸道安車

稅駕天語褒餞士論嗟挹俦耆而艾以歿元身大君
廢朝行路相弔賻布所須一出長府密章加等昭告
下泉信乎令終之高顯大雅之明哲矣謹按謚法體
和居中善問周達曰宣如僕射處躬彌中在醜忘競
不居物累不為盜憎其讓如范其慎如子孺能體和
矣內治家事外施邦教接士無貌言祝神無愧辭協
用通介時其進退能居中矣行成束脩節貫華皓終
以碩望顯升師臣其所薦士皆足以經哲秉猷敷賁

皇極遜遠時譽常若不及以年得謝享考終之福生
平素守鮮如純葩信善問矣建白百餘篇傳經見義
質聖行遠藏於冊府副在家楹推闕則董仲舒博洽
則劉向其周達矣節惠知行請謚曰宣謹議

孔子廟堂議

明宋 濂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為廟以祀之其可
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
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

祭主人朝服即位於阼階東西面祝告禮成主人立於阼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於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盥祝盥於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尸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為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於戶內拜妥尸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為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

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為菴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

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燭蕭合羶鄉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薰鄉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為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

大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所釋奠者當與隣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

之庶幾弗悖禮意今也雜置而妄列甚至苟況之言
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
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吾不知
其為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
父食久矣故夏禹不先伯鯀殷湯不先司徒契周文
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
置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
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

下顛倒彛倫莫此為甚吾又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漢魏律所製大成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即尸酬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今憚其

煩唯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德之所
自出猶河瀆之宗瀛海也猶山嶽之祖崑崙也今乃
舛謬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
有人心者其孰能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固言其略
耳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雜乎雅俗
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
者則曰子之言信辯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
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臯陶

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傳說箕子皆可與享
於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
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
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鑿師太
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
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
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
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為

而不可也

小清河議

明陳珪

本職自奉委以來惕然靡寧晝夜思索以為此舉係一方利病萬姓安危必洞識其要害深得其肯綮而後可以建議顧愚劣何足以辦此乃自樂安草橋邇小清河而上歷博興高苑新城長山鄒平至章邱縣消河而止又沿消河而下至齊東青城及蒲臺縣界週迴數百里間陟降原隰備嘗險阻周覽其形勝窮

究其源委所至必集士民而詢訪之乃頗得其梗槩
始知前此各縣畫圖皆為錯誤縣官不審狃於見聞
出門望洋付之浩嘆雖屢經計議而不得其要領所
以謬妄紛紜迄無定論詩曰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
不潰於成是也於是按地為圖集士民而指示之大
約高苑等縣水患由章邱之東有漯河一條流二十
五里至小清河故道柳塘口橫過淤河而直趨鄒平
以下高苑以上之駕鴨灣則溢而汎濫橫流為諸邑

之害最甚次則青陽驛後之許山泊鄒平縣西之沙河縣東之白條溝皆受章邱鄒平一帶山壑之水下注小清河至朱家灣之夏旺口下流淤塞乃決岸而西亦會於駕鴨灣舊時小民無識為堤於灣之下水既有源勢不敢捍則橫衝小清河之北岸而入小清河故道流二十里至劉家口又橫決北岸而出以汎濫於數邑之地又次則清沙泊之水亦決故河而入乃決北岸而出為蔡家口又次則孝婦河決岔河口

而出諸水輳合匯為巨浸一望無際此高苑等三縣之所以受害也次則烏河之水順小清故河而下不能為患但自樂安石辛鎮而下兩岸太卑河身太窄恐不能受以上諸水耳蓋自龍山驛而東環章邱鄒平東南皆山也諸山壁則屋之脊也山下諸水壁則屋上瓦隴間之水也小清河壁則簷前瓦口橫盛滴水之簡槽也新城長山高苑博興樂安之地譬則人家之庭院也今小清河淤塞壁則簡槽中有物作梗

而瓦水溢出流滿於庭院矣若開濬小清河故道是剔去簡槽中之物而瓦口之水循簡槽而注於所當注之地又將濬河導入清河是簡槽所受不到之水當於屋上高脊去處為夾溝斜出使從外注不為庭院中之患也夫小清河故道志謂齊劉豫道濟南趵突泉東行經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至樂安而入海今自樂安遡河而上至章邱之清河薛渡口止見得小清河南岸一面橫受章邱鄒平長山等縣

羣山萬壑之水南岸地高北岸地卑此河橫亘其中
延袤數百里名雖與大清配然其實大清乃濟水故
道天地生成之河小清乃人力所為非生成之河觀
諸二河淺深廣狹俱不相敵可見矣大清深入地下
四五尺濶將二三十丈小清河岸僅三丈許河底只
在平地上水由地上行兩岸為堤以束之今填淤平
滿河底將高過平地五六尺矣所以一決即為害也
其所以填淤者何也蓋本來河身橫當諸水之衝而

又褊淺窄狹不能容受羣山萬壑之水往往衝決汎濫而為諸邑之患凡水上流既決則下流必淤下流既淤則上流愈決愈淤決愈淤決相尋壅塞日甚而河遂不通矣此河不通則無以受諸山之水由南岸之高瀉北岸之卑建瓴而下決防而出高苑博興樂安皆居窪下之地何為乎其不受害也今必開通此河使受諸水患斯免矣然不必窮源至委盡開之也蓋此河固雖昔人導趵突泉而來中經數

河自東南諸山來者皆為石閘於下流橫截之使必
由此而之海蓋其初為通舟楫計也今非為通舟計
乃為除害計耳苟不為害則已何必盡開而通之故
自章邱清河而上諸山之水雖經小清故道而徑趨
大清者不知其幾今皆既入大清不為東方之害則
自此以上小清故道開之無益所以不必開也考之
圖志成化癸巳都憲牟公亦嘗挑濬此河自樂安直
抵歷下一以洩水一以通舟故大學士劉公珣記之

曰退出膏腴之田數萬頃又曰於是青船入於濟是已後又淤塞而章邱以上諸山之水各隨其性之所之直越小清之故道而趨大清以入海惟章邱白雲湖最濶一遇大雨即溢于小清而入于大清即今之清河是已大學士李公賢之記可考也為今之計惟圖除害不圖通舟清河既入大清矣則清河以西固不必開惟清河以東八里許為漯河較諸河為大發源於鄒平之會仙山下北流至小清河故道柳塘口

高家庄壞閘橫注而下至二十里許則汎濫瀰漫至
駕鴨灣而與諸水合匯為巨浸其害居諸水之半此
河舊亦由柳塘口高家庄入於小清蓋昔人為石閘
於下流而遏之使東務可通舟故也今閘既廢而河
身且復深陡兩岸小清故道俱已淤為平地自岸上
俛視水面且一丈有餘而水深又七八尺若復拘泥
舊跡自高家庄挑起至泲山泊之清河溝止計二十
里小清故道年淤既久民已栽植樹木小者拱把大

者合抱雖殘堤斷隴隱現無常而河身已幾於不可復辨也地勢高仰如許若欲使漯河之水東由故道與許山泊之水會必須二丈深而後水可得行此二十里居小清之上流既挑二丈許不知其下流又當深幾丈許而後水可行也勢必不能矣然則此水竟付之無可奈何而任其為害耶於是往復相度自高家庄舊閘口遡河岸而上止八里許曰紀家口乃漯河水汎西決之舊口也西望清河之薛渡口僅五里

許自此至彼地勢趨下經三里許為常家庄即小清
故道猶有存者深尚五六尺濶亦三四丈又二里許
即薛渡口之舊閘為清河矣此漯河之所以可由紀
家口開至常家庄由故河而入薛渡口與清河合流
而入于大清其勢甚便其功甚省與其開二十里高
仰之地抑漯水而使之必東孰若開五里上高下低
之地導漯水而使之就下以五里而較二十里其遠
近何如也舍五里而圖二十里其勞逸何如也又沿

清河而下至齊東縣清河之水入大清河處深而且
濶奔駛無滯號為陳海溝自齊東東門視之下臨如
井此其足以容水而不為民患中經麻姑堂上下倘
有淺澀處則疏濬之可也況詢之柳塘口之居民僉
謂漯河水汎之時姑未言下流之害但自紀家口之
兩岸言之東決則由袁家口而入於潘家灣潒于澣
山泊而河東之民受害西決則由紀家口而彌滿平
地浸于柳塘口決于常家庄而河西之民受害修堤

築口歲無虛日勞費孔多今若由此而開入大清河則非惟下流高苑等數縣之民免害而章邱清平等數庄之民亦免于墊溺之患矣一舉而三得利孰大焉然自常家庄而下二里係小清故道不占民田其上三里濶四丈許係民有稅田地當何如曰此自有處夫柳塘口舊閘東西皆有小清故道西至常家庄五里東至新橋十八里淤為平原沃壤民皆耕種樹植視為已業久矣今不追其花利但使之承受所占

民地之稅糧其孰不從至於地價又或以官銀給之或以小清之故道沃壤加倍償之亦孰不願功省而利倍在所必為又況地勢水勢使然亦終不容不然者也其長五里內三里平地二里舊河河身深濶俱與漯河相等須用深一丈二尺濶四丈乃可通水此章邱地方當役該縣人夫三千名三日可開一里十五日而功可成夫漯河之水既入于大清河則柳塘口舊閘處高家庄以東至澍山泊之清河溝二十里

淤平之故道俱可棄不必開省力多矣自清河溝而
下小清受澣山泊之水東行二十里至王亭口子而
北決流于駕鴨灣此二十里淺澀當濬深三四尺自
王亭口起至開河口五里許皆淤塞當挑深七八尺
開河口乃受沙河之水自鄒平縣西南來入小清東
行至閭家橋二郎廟前會白條溝之水流至舊口約
二十里許此淺澀當濬深三四尺又沙河經鄒平縣
西關而北入于小清地正五里名曰開河據本處民

人告稱水漲之時東決則由戴家口而漫流西決則由蕭家庄而漫流鄒平縣浮石等數庄之民皆受其害而亟欲濬之然其深不過再用三四尺夫自澣山泊之清河溝起至白條溝之舊口止通計有水而淺者四十五里無水而淤者五里此鄒平地方當役鄒平縣夫開之可自免其縣之水患也當用四千人計一月而完自白條溝之舊口起至朱家灣之夏旺口止計七八里水深不必再開又自夏旺口起至陶塘

口止此三十里淤塞殊甚略有河形而已當挑深一丈濶四丈皆長山縣地方此處淤塞不通故往往白條溝溢而東孝婦河溢而西漫流平地浸淫數社居民患之若開而通之則非惟水循故道高苑等數縣免害而長山縣之水患亦可免矣此當役長山縣夫五千人每日開一里計三十日而完自陶塘口起至劉家口止計十五里此駕鴨灣水衝小清北岸而入至劉家口而出自劉家口至蔡家口五里南岸口子

受清沙泊水此二十里有水而淺當濬深三四尺相
離齊東青城各五十里宜借二縣夫每縣二千名四
千人每日濬一里二十日而完自蔡家口至岔河口
十七里皆淤涸當挑濬七八尺宜用高苑縣夫三千
名計二十日而完此岔河口乃孝婦河自顏神鎮受
諸水流至此入小清遇下流壅塞乃決而北注為害
甚大自岔河口至烏河口止約五十里大約分為三
等西頭十里淤甚為上等當挑一丈中間三十里次

之為中等當挑七尺東頭十里又次之為下等當挑四尺使與烏河河身相平水不倒流足矣此五十里當用新城博興縣夫各四千名一日開一里每縣不過二十五里約二十五日而完烏河之下為博興之灣頭自此以下烏河之水循小清故道而流兩不為害但自樂安縣石辛鎮而下至海口二百里河身僅三丈許水深止六七尺其間兩岸口子不下三四十處隄內之水往往與高苑流來隄外之水相平出入

無定須俟上流河通下流水落之時有口所當築隄
所當修淤所當濬者再行估計徐議興工故留樂安
與附近臨淄之夫未用蓋有待也議者見得現今水
勢滔天黎民受害亟欲於樂安地方或挑支脈溝或
濬花陽溝或另挑一河入海使洩之各該一百五六
十里殊不知上流漂河既入于大清則水勢殺一半
矣小清故道又通則潞山泊與沙河白條溝孝婦河
烏河諸水皆由河中行則今平地巨浸之水其源俱

絕矣平地之水源頭既絕而博興以下樂安以上俱有口子水可還河趨海上既無源下又有洩直坐待其涸耳何必復為此浩大之功以妨開河之役耶蓋民力有限不能兩用所謂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者或以疏通小清工程浩大謀于青城蒲臺之間相近高苑地方挑開一河五六十里通大清以洩諸水此最徑約言似可聽昨見大清河身雖低而兩岸高于水面二三丈詢諸居民咸謂水漲之時亦

能溢岸為害今若開之使通于高苑以洩諸水目前亦足以快然窪下之處亦終不能盡涸而大清水溢之時又能倒流入來高苑等縣反受其害則大小清皆為患矣此所以斷不可從也夫漯河既改小清既通水患固可免矣然駕鴨灣與馬家泊皆聚水之處天雨連綿汎漲為害又如之何曰駕鴨灣在上流則入于馬家泊馬家泊在河之低岸水不能上入于小清故舊有支派溝延亘三縣至樂安會小清而入海

此天地生成之溝使洩諸泊之水也然在高苑博興
境內者今已沒于巨浸之中其在樂安境內者已淤
為民田長百餘里不必復開須待河道水涸之後尋
其近便小清去處名為渰溝者徐議濬之使有以洩
諸泊之水于小清足矣今姑未暇及也載觀陶塘口
以下至烏河口南岸為新城地方北岸為高苑博興
地方水由中行南決則新城受害北決則高苑博興
受害故小清水溢之時南岸之民偷開北岸往往殺

人致訟勢之使然無足怪者然南岸地勢高故水溢
雖決而進水退則淤而肥利害相當惟北岸地勢卑
故水一決而遂聚經年不消所以浸淫數百里貽患
五六年而民不聊生矣愚民無所知識往往只與水
爭故高苑之民則於陶塘口為堰以捍駕鴨灣之水
及其既潰則又為堰於馬家泊之上亦崩決而不能
禦博興樂安之民亦然每縣界上必有遏水之堰所
謂以鄰國為壑者也又新城高苑之間小清決口數

十皆為月隄以助之修築之勞迄無虛歲所謂補塞
罅漏者也然而隨修隨廢前此命官估計惟會計此
耳不知歲費若干緡而兩岸之民盜決河防互相爭
鬪不知殺死若干命至今訟者紛然可為流涕茲誠
開小清水循故道兩不為患堰可不必修隄可不
必築民可不必爭訟可不必聽矣所謂一勞而永逸者
也

請建社倉議

見汶上縣志

明
張惟誠

歲有豐凶穀有貴賤而民生之休戚因之儲穀備荒
誠牧民者之責矣但事以預立法貴周詳使圖之不
預則卒值凶年束手而無策若慮之不周則惠難徧
及有名而無實此勤恤者每長歎於噬臍而困窮者
竟未免於枵腹也本職新建常平倉積穀五千一十
一石三月間開倉比時價減三分之一挨鄉順社諭
令均糴仍刻票記多者不過三石少者任便零糴數
日之間市價頓減民稍沾惠矣但田野之民不能皆

之城郭遂不得糴須各鄉置倉隨在貯穀使民不出
田里即有所得庶為完計故職敢以社倉請查行社
倉之法昔朱文公行之浙東已有成效其後行之者
則有利有害大抵小民假貸皆起於貧貸時則易還
時則難貸時雖以為恩索時或以為怨此利弊之大
較也又查得宋張忠定公之治益州也以蜀地素狹
游手者衆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米斛值錢三十六
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收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

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為永制凡十戶為一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糴民以此少敢犯法逮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而邑民無菜色夫社倉法之有利有弊如彼而平糴法之有利無弊如此職請今建社倉一如忠定公法但忠定公之法止籍城中細民而職則欲行之鄉鎮忠定糴之歲以為常職則欲常年糴之而荒年貸之候豐年止令償之亦不收息惟貸而負者則去其籍永不得糴夫其糴之也輸

元估不假呼迫既有撫字之仁又無催科之擾夫其
貸之也還倉抵斗負欠去籍既廣寬大之恩復嚴精
覈之法足稱無弊庶可常行已經齊集鄉民於庭面
與酌議擇其鎮店之大居民之稠密堪以建置者四
鄉共二十處城東則馬庄白石彩山并東關四處城
南則新店王全城村站張吾村傅村集五處西則高
里袁家口韓家林拳家村秦家鋪桑科集開河鎮南
旺并西關九處北則古城集李官庄四汶集三處各

處之左右前後凡在十里之內者悉以附焉每處議
建門樓一座前房三間團倉三座後房三間廂房三
間即置為社學選教讀一人於內不獨令其訓誨童
蒙抑且資其看守附記一處工料約費銀二十二兩
分委修建今已告完又查各項堪動銀共一千七百
四十八兩合無給發各倉易穀賑貸每處發銀八十
七兩四錢照依秋成穀價即可糴穀五百八十二石
六斗六升當此赤春民之困窮已極合候允日本職

親詣各鄉按籍而給秋熟貯倉以後每年糴糶歲以
為常悉如張忠定公法其間損益便通准從本職前
議秋糴准時價照原估冬則穀貯倉夏則銀貯庫每
當糴糶完日備將數目附入常平倉循環查考又本
職於萬歷二年置買大麥種一千五十石八斗七升
當年給散貧民播種至三年還過一千一百五十六
石貯預備倉亦當年放出今歲麥熟又當還倉合無
將此麥種查照人戶住種處所各就近便社倉交貯

依法歛散不必遠赴預備倉以滋勞費似又便益夫
預備倉有穀八千五百七十四石三斗常平倉有穀
五千三百一十四石則環城而近者可無失所若各
社倉有穀一萬一千六百五十三石三斗有麥一千
一百五十四石則離城而遠者亦可無虞庶乎惠非
偏陂政不失平幸逢有年縱不藉此倘遇凶歲可望
存活其於民生未必無裨於萬一也

治礦盜議

明 王廷相

嘗觀民之為盜有侵漁迫於外饑寒切於身勢不得已而為之者亦有無賴惡少不事生業習於下流得已而為之者是人也豈其天性有異於人惡生好死而樂為之哉良以上無美政而因以失其良心下無法守而漸以成夫偷俗故爾是故古之明王每急於安撫懷來之實以養其樂生之心不懈於提撕警覺之令以攝其放曠之氣故風俗淳厚而盜警不作使為治者不務乎安輯保育之勤而惟事乎攻擊捕滅

之術激而羣聚不逞弄兵潢池雖布武宣威以成平
勦之功而良民荼毒亦慘矣豈為政之上策也哉邇
者竊礦之兇俱已授首未起之黨皆為寒心此正平
定安輯之時不宜深求過計以激其反側而興其擾
攘也何以言之戡定亂略之後而猶督捕之急可以
致吏承風悅上以立名可以使捕者因之為姦可以
致民不得其死者多可以致故黨疑懼而不自安夫
郡縣之吏皆觀望於上司之意向而為之也使一賊

之尅而功賞之頻加一策之得而顏色之遽及由之
因以市譽因以進秩相效而起奔赴恐後仗劍率衆
四搜於山澤荏苒之間無虛日矣嗟乎盜賊橫行之
日為之殊可以立功而安定之後實生煩擾爾故曰
可以致吏承風悅上以立名夫捕盜之令雖出於官
府而執兵驅捕則藉於民快此等小人惟利是計使
在上者不此為急則刑罰清明良惡區別彼故不得
緣之為姦一或偏重而惟賊之是得則生死真偽由

彼是任指攀無辜搜檢財產肆行而無忌矣故曰可
以使捕者因之為姦夫禁盜所以安民也盜得其真
民斯安矣聞風而捕者無為盜之實妄攀而捕者無
可據之賊挾讐而捕者多所誣之罪非以安之實以
禍之矣況鷹鷂狼虎之吏惟欲多所捕獲大張聲勢
以要奇功上司隔遠一時不得躬訊祇憑巧文不知
欺蔽真正之賊一而良善之民十犴狴如海玉石俱
焚貧弱之家無所控訴豈不哀哉故曰可以致民不

得其死者多夫治盜之要殲其渠魁解宥黨與不直人心易安亦且地方省事此古今不易之大道也今大寇既平宜稍示休靜以安餘黨失此弗圖更加嚴治則郡縣捕巡之吏豈能一一斟酌事機根連蔓結窮極瑕隙激而成變勢亦或有海翁之於鷗鳥非必畢羅彈射之加也一有欲色之意已駭翔而不下矣况靈於鷗者而尤親觸其必死之機有不駭而變者乎故曰可以致故黨疑懼而不自安嗟乎今山東之

所患者其勢充志謬未有大於礦徒者也聚之則千百成羣不敢逼捕散之則一夕解遁莫可蹤跡以愚計言之當以不治之法治之則不期靖而靖矣何以言之此徒之所欲者礦而已使洞無可入之隙彼何所利而為之故首當責實於塞洞凡塞洞之法不一有以泥塗於棘茨之上者有以巨石加灰泥者有以堅築土壤者此雖費工可以經久不得易開今之塞洞者一切苟簡為之惟填巨石於洞口繼以小石補

罽而已故礦徒之來一時可開彼知利可易得故風行電掣三兩日夜其事就矣比及官府知而捕之彼已得利而散故曰當責實於塞洞夫今礦徒多四方來者必得近礦之家以為住歇之處斯蹤跡隱蔽糾聚可成不然則易於敗露彼烏敢肆然為之故次當保察於近礦之民使之十家為保保有長十保為總總有保正使一保之中各相覺察但係面生可疑之人必要追求所來之自使之不得潛避為姦有司乃

委公明廉能之吏不時巡察以提撕警覺保甲之衆
如此則礦徒既不得與近礦之民相緣為姦而礦洞
又不得一時可以易開則竊礦之心漸以自阻而捕
治之吏可以不用矣故曰次當保察於近礦之民漢
渤海多盜郡吏不能平宣帝拜龔遂治之遂曰民之
為盜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爾臣請有以安之至郡
罷捕盜吏與民休息諸持鋤耰者勿問於是賣劍買
牛賣刀買犢而為良民所謂以不治之法治之則不

期靖而自靖者此也今之議者曰民間有弓矢之便
長鎗之利故民易以為盜欲嚴法令以禁之非官司
不得造作愚竊以為計之過者矣弓矢矛鋌之利民
賴以衛家禦變也百姓不得具於平時一旦值有寇
盜之警不過束手就執而已是盜賊玩禁而得以恣
行良民窘束而反以受禍令之不善無過於此況民
之為盜由其有不得樂生之心不在於蓄有兵器之
利使其生樂矣雖百千有利彼亦知愛其死而不為

使不得其生之樂則凡可以苟延生命無所不為矣
鋤耰之夫斬木揭竿亦可以亡秦又何必待於長鎗
利戟而後為之哉漢公孫弘言於武帝曰十賊曠弩
百吏不敢前臣愚以為禁民挾弩矣使帝下其議吾
丘壽王對云且弘所以為禁者為盜賊以之攻奪也
攻奪之賊知死而猶為之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
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
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帝以難弘弘詘服是弓弩

長鎗之禁便於劫賊而不便於良民古今之所同然
如此嚴令禁之似所不可大抵事勢之變懸於機緩
急輕重毫末之差而機隨以低昂事因之成敗其關
係於政也大矣固不可不熟思審處以求適當其機
也若夫詳其術以止盜而捕不宜急宣其惠以恤民
而兵不必禁此正今日事機之會也伏惟採擇所宜
行之則地方幸甚謹議

東省防倭議

與邢總督

明馮琦

防倭猶防黃河也夫虜患如海雖復滉漾瀕洞與天
無際然潮汐有所屆而止河則奔突橫溢遷徙無常
可使平陸為河可使河為平陸當其衝決不知所向
亦不知所止今倭患有能知其所向與所止者乎倭
所向非遼左則天津非天津則登萊愚以為犯遼左
則難入也犯天津暫擾而易定犯登萊則易入且難
定中國之禍未有已也遼左皆軍衛又歲當虜城有
可守野無可掠今四方有事皆調遼左兵彼所入即

我精兵處無論能戰守必有餘我能自堅彼將坐困
故曰犯遼左難入天津畿輔重地為國咽喉一有緩
急遠邇大震然進可攻掠而退無巢穴以自守各邊
之兵遠者十日近者五日一呼立集平原廣野以騎
蹙步萬矢齊發我用其長彼無所據一戰而勝立可
芟夷故曰犯天津暫擾而易定倭水戰不及南兵者
舟不如也陸戰不及邊兵者騎不如也若出於無水
兵無邊兵之處彼擣其一虛而我遠其兩長腹裏州

縣城既不堅人無固志郡城自守不足安能救人各
城披靡則郡城亦難孤立北震邦畿西梗運道遊兵
襍沓道路不通須我南北兵集彼已自立窟穴我反
勞彼反逸我反為客彼反為主我反致於人彼反致
人故曰犯登萊則易入且難定也請略陳三郡之形
勢齊之所以稱四塞者何也東面海西南面山也惟
正北一面綰轂其口北自牛山南至穆陵萬山綿亘
二百里不絕山勢西起泰山南接蒙山鈎連至郡城

北始盡故青州者海山之間一大都會也登萊負海險在郡東青州負山險在郡西山東海面二千七百里處處可登出于登則萊不能救出于萊則登不能救南而諸城日照北而樂安壽光則直出于青之境內而反抄登萊之後蓋登萊可捍外不可衛內若外控登萊內護省直扼山海而居其會則惟青州為重凡用兵必先積餉積餉必先求頓餉之處夫有重餉無堅城非吾餉也有堅城無重兵非吾城也有重兵

無厚餉非吾兵也。兼此三者則可以為重鎮矣。青州因山勢為城，可據以守。其人輕悍，好鬪，可訓以戰。若結以恩惠，授以紀律，則皆可使為兵。內憑百雉，外阻羣山，强者乘城，弱者入山，以避難不至。盡委以資敵，壁可堅，野可清，亦惟青州為然。故莫若建青州為重鎮，厚增陴，廣積餉，多屯兵，以據登萊之項，背互相聲援，互相灌輸，而內于中原，添一重保障，竊以為于計便。倭入朝鮮，且戰且前，守如處女，忽如脫兔，此非進

掠之兵而據地之兵非浪戰之兵而有前後著之兵
也有如彼知我空中國兵赴遼左而潛以水軍乘風
渡海處處無備登萊兩郡城不可知其他州縣望風
瓦解必將望名城以為歸青素無蓄積一年耕不足
一年之用若使閉城坐食加以四方避亂之衆不出
一月立困矣青州之民勇私鬪怯公戰平居皆鮮衣
怒馬六博蹋鞠遊食惡少比肩接踵無事尚且思亂
一旦有事乘機肆掠乘機報仇緩之則不減于倭急

之則潛應于倭今倭在大海外而不逞之徒已津津
有喜色故青之城必可守而必難守者人心然也倭
至登萊我失大海之險一矣至青州我失羣山之險
二矣過此以往更無險阻我無地不可憂而彼反可
戰可守可進可退外倚海為門戶西包河山以自固
而以北向一面與中國爭衡我即以信臣精卒帶甲
十萬臨之未易歲月定也竊臆計之倭越大海載糗
糒器具以來跣足登岸負米而馳多不過齎一月食

而因糧于我海邊空濶人烟稀少加以逃避鳥驚獸散彼即搶掠能得幾何我誠以重兵居要地阻羣山以扼之清野固壘以老之宜有可勝之理故青州守則我東面以扼倭青州不守則倭北面以扼我然則青州者天下大勝大敗之機也就我畿輔論則天津急於登萊就彼盤踞論則登萊便於天津就彼進犯論則登萊急于青州就我控扼論則青州重於登萊山東六郡青州城堅固第一地險要第一然則建青

州為重鎮一定不易之策也謹獻其說以俟籌國者采焉

鹽河議

明 甘一驥

查濬口下流見今上接新治大清河通行濱州霑化
利津入海以收寧海等八鹽場之利為山東梁宋之
用並湮塞無容再議其所稱鹽河故道久湮難尋則
小清河南無支經流青州等府樂安等縣海滄等十
一場入海者也國初山東鹽河有東北二大支其北

一支屬灤口蒲臺二批驗所為大清河灤口上流自東平坎河口東阿平陰長清齊河而東入灤口下流經齊東蒲臺濱州霑化利津入海以通寧海永阜豐國永利利國富國豐民王家岡等場運鹽出八場過蒲臺灤口二關而達運河此鹽河北一支屬灤口蒲臺二所而通寧海等八場之鹽利者也其東一支屬樂安批驗所為小清河出趵突泉流古明湖經華不注山流龍山經章邱流涓塔沙三河經鄒平長山新

城流孝婦河又東經高苑博興流烏河其名烏河者
一名乾時左傳公會於乾時源出益都矮槐樹北又
有系河者在長山縣北二十里源出苑城店經新河
界流烏河而入小清河其名孝婦河者源出益都西
顏神鎮三里經淄川長山新城北抵高苑博興樂安
東北達高家港又有泔河者在長山縣二里源出米
山自城南流孝婦河而入小清河又有乾溝河者在
長山縣西南三十里源出長白山流孝婦河而入小

清河名消沙河者消河一名繡江在章邱東一里源
出會仙山下合百脈泉東西二麻灣泉西北匯為白
雲湖而入小清河沙河在鄒平縣西三百步源出大
峪山西北而入小清河諸水皆由馬車瀆支脈河澄
海口北入海自小清而南上流則為臨淄縣之淄河
澠水康浪水澶水為益都縣之巨洋水為臨淄縣之
培水石溝水為沂州之東沭河西沭河沐河湯河為
郯城縣之大方湖沂河經徐州邳宿而達黃河自小

清而東下流則為壽光縣之洱河龍泉水王欽水為
日照縣之付疇河竹子河大兒莊河在萊州府則為
濰縣之濰河淮北浪河寒浞河為昌邑縣之浮康河
七溝河為膠州之膠萊河洋河為高密縣之張魯河
五龍河白水河為平度州之雲河現河蘓村河黑水
漱玉泉乳泉為即墨縣之上液泉龍泉為掖縣之南
陽河掖河白沙河萬歲河杲村河上官河在登州府
則為招遠縣之萬盛河五濶河為萊陽縣之五龍河

陶張河平南河為福山縣之清洋河義并河而登萊等府壽光日照等縣各有支河入海此鹽河南一支屬樂安批驗所而通海滄高家港十一場之鹽利者也成化以後滄海等十一場支河乾涸商旅不行邳州改行淮鹽開歸改行河東樂安批驗所裁革而鹽河南一支故道遂日就湮沒無復可尋矣十一場竈丁改徵折銀每引七分五釐共徵六千餘兩捨其所產徵其所乏而竈丁漸累漸逃愈逃愈累無復更生

之望以近乘開歸分認地方之會議豁折銀復本色
仍照附省竈丁例五分四釐支商歲減徵銀一千七
百兩而十一場貧竈庶幾少蘓顧十一場水利湮廢
竈鹽不售所謂响濕濡沫烏在其能蘓竈也竈河僅
存者北一支大清河耳樂口為大清下流齊東縣間
有淺處尚無湮塞蒲臺而下通行濱州利津霑化入
海大清上流自坎河口築而鹽舟不達於運河至於
山車運三十里上船而商人始告病矣運河之水涓

滴不入鹽河加以連年旱乾商人捨舟從陸而大清
又幾廢矣幸蒙廟堂採議濬五泉建五閘以復大清
之舊以通寧海等八鹽場之利不獨山東舊額五萬
兩賴之即梁宋新額一萬六千兩亦取辦於此矣但
往以十九場而應全齊梁宋今以八場而應全齊梁
宋源少流濶恐不可繼明問欲舉鹽河故道而盡復
之誠盛心也且樂安北負海日照南負海登萊東負
海古所謂天府之國齊得十二焉而不得收負海之

利豈非有其地無其人乎凡有憂國憂民之心者不能不拜明問而扼腕也竊念天下之事當與天下之人共為之百世之利當為百世之規共興之功不必自我出我開其端而俾後人底其績可也效不必旦夕計今創其畫而俾後數十年竟其功亦可也蓋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驟語之以興水利必疑焉而不信今且倣之以除水害驟語之以開河通舟楫必駭焉而懼擾今且引之以通溝渠庶幾其有濟乎夫一

市之中必有一市之溝不然市遇霖雨必害於一市
矣一村之內必有一村之溝不然村遇霖雨必害一
村矣況大而一邑又大而一郡不通溝洫不洩下流
豈不害於一邑一郡哉宜下令各邑畫圖貼說某村
之溝以某村為下流各郡畫圖貼說某邑之溝以某
邑為下流各邑率其境內合一市之力通一市之溝
合一村之力通一村之溝合一邑之力通一邑之溝
一邑下流有壅者郡助之費以通之而一邑之水害

弭矣一邑之故道出矣郡之下流有壅者藩司助之
費以通之而一郡之水害弭矣一郡之故道出矣語
云禹以四海為壑又云禹盡力於溝洫善治水者未
有不通下流亦未有不自溝洫始也古今異宜陵谷
變遷凡可通處即為故道志書所載諸水不必泥也
凡可入海處即禹之九河不必追也時詘舉羸大衆
未易輕動苟有溝渠以洩下流即可與民安堵不必
遽望通海河興舟楫之利也溝渠既疏水害既除故

道既出藩司又繪一閩省水利總圖某郡之水由某
邑歸於鹽河某郡之水由某邑歸於黃河某郡之水
由某邑歸於海某處下流可蓄應建閘以蓄水某處
上流有泉可濬應導泉以濟水仍為圖說詔後之來
者近而數年或遠而數十年時和歲豐物力充盛必
有能因時立政盡復鹽河之舊以通商盡輸海滄諸
場之鹽以惠竈盡通山海之利以還先齊民物輻輳
之盛者矣

再濬小清議

國朝 張鵬翮

水性下以海為歸禹疏九河淪濟漯而注之不聞以鄰國為壑也故夫旱澇雨暘因乎天原隰高下因乎地疏濬宣洩俾水不致潰溢者在乎人不能相天之時準地之宜盡疏濬宣洩之人事仍致汙民之居蹢民之田橫決而不可復制徒諉其責曰此天也地也非人之所能挽也豈理也哉按志齊青之間有大小清河二大清河為濟渠故道小清河源本濼水出歷

城與章邱之清河獺河合自消樂二水俱歸大清河
惟獺河發源於長白東陵山西麓約行五十里至山
頭店而下至鮑家庄即萬家口二十里由大高莊碑
灣柳塘口經段家橋止故河約二十八里段家橋至
清河口二十七里土人名為獺河實即小清河也相
傳劉豫所開行舟運糧其水自章邱歷鄒平長山新
城高苑博興樂安東北入海蜿蜒六百餘里初本一
脈流通也至今日而小清河故道截為數節矣自萬

家口於順治四年決河一道向東折而東南又折而東北行十五里至段家橋其水平地瀰漫而章邱之地遂遭水患矣自段橋而下新決獺河之水與澚山濼合夫澚山濼環南山約二十餘里受衆山之水今增獺河之水歸之其勢不得不洶湧澎湃橫溢無涯而鄒平西北之地遂遭水患矣澚山既橫溢無涯遂於濼之尾出環河溝復趨小清河故道行八里至對門口又東會鄒平之沙河合而為一其勢益悍不可

禦竟穿小清河故道折而之北決河一道亦平地瀰漫而鄒平東北之地遂遭水患矣自是獺河澍山沙河行三十里合奔白雲湖夫湖之容水有數今諸水合而歸湖湖不能受其橫決汎濫有更甚於澍山灤者而長山膏腴之地盡成澤國矣湖之下為陶塘口諸水直注陶塘復不由小清河故道而盡歸清沙泊夫清沙泊者新城蓄水之處今諸水匯焉至新城而別無所之是一彈丸之新城竟為衆水之歸壚矣田

舍墳廬盡皆漂沒新民其能堪乎夫新城在南岸高苑在北岸中分小清河以為界新堤堙廢而高堤堅固新居上游獨當水患高憑堤以為固率男婦萬人寢食其上以禦新人之決弓矢刀石相向如仇讎如敵國構訟格鬪於茲數十年矣乙丑夏秋間長新兩邑民數以水災告云小清河不治故至此爰于康熙丙寅正月單騎親往濟東道陳俞侯新城令崔懋從先循小清河新決之處一一相度其形勢又溯小清

河故道一一窮究其源委而後知小清河之不治致諸邑受害者非天也地也人實為之爾夫善治病者治本不善治病者治標若舍本症而徒於標治之病必愈治而愈不治今日新城等之受病本症也不為追究其受病之由而苟且補苴是徒治其標也何益哉然則新城等之受病何在曰在上流不在下流也在故河不在新河也治本之法又何在曰在制小清河之上流疏小清河之下流而已矣在復小清河之

故道截小清河之新道而已矣夫漯河至萬家口東徙遂淤故道約三十里今當濬之仍使北行議於萬家口新決河不必堵塞宜建石閘一使獺河之水不入決河即不致平地瀰漫而章邱永無水患矣水既不入決河自不入嶧山灤所受止南山之水旱則無水潦亦止此一灤之水聽從還河出小清河故道而鄒平西北之地永無水患矣八里至對門口此地原增沙河水為更橫議建石閘一使水不北行趨白

雲湖而鄒平東北之地永無水患矣對門口之下本
小清河故道約三十里許至郭家口今兩旁高岸堅
厚如故而河身多被豪民犂而為田如開河莊王家
莊閻家樓等處間豎草房數間以理諭之逭其罪而
還其地仍濬為深濶之河出郭家口使與長山之舊
口通則無水至白雲湖而長山之地永無水患矣舊
口至陶塘口約三十九里清河不治白雲湖所受湖
泊諸水直趨陶塘口使清河治而無水至白雲湖自

無水至陶塘口陶塘之左為小清河故道右則新城之清沙泊泊南北寬止五六里東西長止八九里今竟匯衆水以為歸排山倒海勢同稽天巨浸況復諸水橫於南孝婦河之水又橫於北一派汪洋歷有年所新民能不為溝中之瘠乎宜其挺而走險必欲抉高苑之黑水灣軍張道口以少緩須臾也其所以必欲抉之者何以黑水灣軍張道口之下舊有支脈溝溝行十八里有五空橋水可由橋趨博樂入海高人奮力

爭鬪必不使決兩監司按之得實曲在新城治以盜
決之罪故旋決而旋塞而新城之水仍瀰漫如故余
親歷其地一望慘目反覆思維新水無所洩救勢必
衝決而新城危若驟以新城之水瀉高之決口其下
支脈溝水道久堙兩旁無堤岸東水勢必橫溢田畝
高苑衝決而高苑危又況博樂二邑地勢較高更窪
新水果如此行博樂恐亦未可保也且上流不過下
流必壅即今新城之水從高決口出從前之積水方

洩在上之積水又來是又徒有害於高苑而究無濟
於新城也今議或黑水灣或軍張道口建石閘一其
下支脈溝舊道當疏濬深濶達五空橋再下五道口
尹家泊姚家窪直身河劉注窪至大吾坡係高博樂
下流凡淺阻之處通加疏濬令新城所漲之水徐徐
啟閘宣洩勿使暴怒衝激前水入海後水復流逐漸
放行新城之地不逾月而皆可涸出既有濟于新城
又無害於高苑誠兩得之策也待至全河底績使獮

河澣山白雲陶塘清沙諸水不灌新城是新城已無
水患而軍張一閘可以永閉以防萬一之蓄洩高民
可安枕而卧又何必率男婦萬人寢食死守世與新
民為難哉此皆制上流之法也其疏下流又若何曰
是不難攷小清河至岔河與孝婦河合至此而下土
人統名孝婦河或統名小清河由岔河十里至通濟
橋又五里至伊家園伊家園五里至閘上又十五里
至灣頭接入烏河有謂此一帶河身俱高水反西向

至伊家園因云小清河水不能逆流而上開之無益
夫使水必不可行則從前小清河當至灣頭而止何
以能由博樂入海皆由灣頭匯聚諸水勢甚湍激故
爾倒流伊家園以下地久淤澱必多阻塞遂云河身
俱高若使深通俾灣頭不致湍激便可順趨入海又
何有不行之患乎此疏下流之法也至長山孝婦河
范陽河黃土崖等亦歲為新城患余又循孝婦故道
跡其源流原合范陽河米溝河乾溝河由劉家等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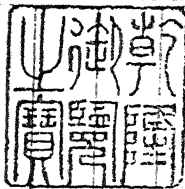
入岔河歸小清入海自呂家莊口決不由舊河反由
鄒平毛張等莊經新城入麻大泊清沙泊灌新城下
衝博興等縣為害甚大使自呂家莊建石閘一使黃
土崖等水仍歸岔河與小清合而諸邑更可永慶安
瀾矣總之水合則強分則弱急則怒緩則平通則行
阻則滯今以蜿蜒六百餘里一脈流通之清河竟截
而為數節又益之湖泊以助滔天之勢其害寧有窮
乎猶人之一身然發源之漯河咽喉也所經鄒長新

苑等處如人之腹與腸胃傳送受載之府也至博安入海則尾閭也人身一處血脈不通則人必病水脈一處不通則水必為災矣今小清故道既通石閘復建即使山水迅發皆趨正道入海萬不得已而啟萬家口閘洩之啟對門口閘洩之啟黑水軍張閘洩之向蹙地受水而泛之湖泊今擴地受水而納之故道謂仍足為害者吾不信也此議一行則蓄洩有地啟閉有時將見七邑之中溝壑之地疏為桑麻魚鱉之

民均可安宅旱可資其灌溉遠可通夫舟楫不獨使
不為害兼可因為利又何重舉事而樂因循以留
此無窮之患哉攷志明成化癸巳都憲年公曾濬之
自歷城至樂安水循故道退出鄒平等邑膏腴田數
萬頃迄嘉靖癸巳蓋六十年小清河復塞消沙孝婦
等河潰漲當事者復濬之三年而畢諸水悉平咸注
之小清河高苑志亦載青州推官陳君珪小清河議
按其地形似又與今異其言引獺河可歸消河入大

清甚切余詢之父老謂必不可齊東邑志已備述其
害得無今昔之殊勢歟溯成化以至於今歷百幾十
年矣余憫斯民之昏墊冀一盡疏濬宣洩之人事以
拯之實余之苦心也經營創建明知勞民而不敢避
怨以期垂之永久惟望後之君子或先事而綢繆之
或乘時而補救之使小清河得永循故道而七邑之
民得永免水患無因循傾圯使諸水橫決莫制而反
歸其咎於天地則幸甚矣故不揣為之議復為之圖

說以俟後之君子省覽焉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十二